

群众演唱小丛书



快板·数来宝

炸昏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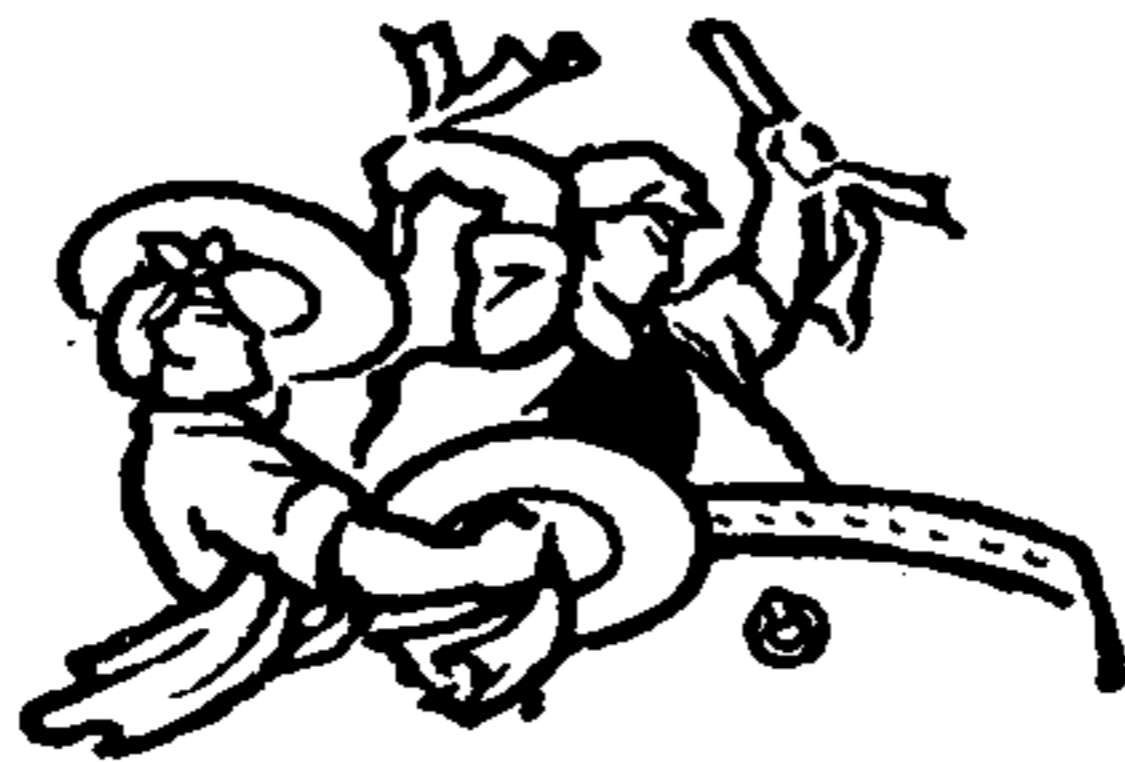
上海文化出版社编



快板·数来宝

炸昏头

上海文化出版社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5

內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三篇曲艺作品。快板《炸昏头》通过两个約翰逊互通电话的描写，从侧面反映了南越人民連續发动大爆炸狠狠打击敌人的情形，以及美国侵略者接連遭到打击后的一副狼狽相。对口快板《马蜂陣》描写越南南方一个小游击队员在抗美救国斗争中，利用马蜂奇袭美伪軍，配合部队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数来宝《美国“酱烧鸡”》描写美国飞賊在越南和中国海南島上空捣乱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展示了美帝“空中优势”破产的局面。

统一书号 T10077·1199

定价(六) 0.06 元

群众演唱小丛书 炸 昏 头

上海文化出版社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78 号

1965 年 10 月第 1 版

196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3,000 册

开本 850×1156 毫米 1/64

印张 1/2

字数 11,000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目 次

炸昏头(快板) ·····张 军(1)

马蜂阵(对口快板)

·····宁波市工人俱乐部创作组 王欣荣(7)

美国“酱烧鸡”(数来宝)

·····哈尔滨市粮食局 叶乃滋(18)

炸昏头

(快板)

张军

- 一根电线两个头，
- 打电话的两个家伙皱眉头。
- 一个约翰逊在这头，
- 另一个约翰逊在那头，
- 俩家伙都是美帝国主义坏蛋头。

(白)“哈罗！总统阁下。”

“哈罗！副大使先生。”

俩坏蛋，接上头，

罗哩罗嗦没个头。

一个在白宫里面紧锁双眉捧着头；

一个在西貢哈腰又点头——
“叫声：总统，我说从头，
你光顾趴在白宫房里头，
全不管俺在南越愁白了头！
俺进行‘特种战争’吃苦头，
直升飞机毁到头，
被打得少了翅膀掉了头，
几十亿美元赔到头，
到头来落下了一堆堆死尸臭骨头！
从美军顾问团大楼炸开头，
登陆艇、运输舰都接连被炸沉在海里头，
平也、边和、波来古，
想起来吓得捂着头，
你可知有多少美国士兵们，
死在这可怕的地方回不了头。
这一头，那一头，
东一头，西一头，
游击队打得咱们不敢来露头，
一颗心从早到晚都是提到喉嚨头，

怕的是，說不定那一眨眼皮儿丢了头。
唉！泰勒这小子太滑头，
他溜回白宫不出头，
把那烂摊子上了我的肩膀头，
要知道，我当时是沒有办法才点头，
这样下去簡直要把我軋扁头！
我若是軋扁了头，也难保总统你的头。”
啊！那位总统只吓得呆在那里象木头，
全不觉烟卷头烧着他的手指头：

（白）“哎哟！哎哟！……”

“总统閣下，这个地方太可怕啦
……”

“呶呶呶！不要害怕，
亚非拉美烈火烧得有劲头，
咱们一定先顾你这头，
为保卫美国的‘安全’咱们不能不出头，
我已经派大量的军队跟你去接头，
陆战队，算先头，
导弹、火箭在后头，

毒气、細菌繼續使用別斷頭，
千万可別忘了北越那一頭，
給我炸！炸！炸！軍事壓力使勁頭，
非逼得他們停止戰鬥放下武器才出頭。”
“喔開！”約翰遜一聽來了勁頭，
猛一蹦高碰著頭，
頭頂上鼓起一個疙瘩頭：
“總統閣下，只要你对擴大戰爭有興頭，
我就敢担這一頭！
我马上召集駐越美軍大小頭，
讓他們把總統的意图記心頭，
轰炸北越加勁頭，
不要怕飛到那里栽跟頭，
杀光燒光要狠出頭，
不要怕游擊队的子彈頭，
不要把咱兵源不够記心頭。
在亞洲，咱还豢養着几只懶狗頭，
不要緊，先打了以後再看苗頭。
咱們美國到处稱霸頭，

我要在亚洲露一头，
好保住总统先生你这个头。”

（白）“喔开！顶好！”

俩家伙正说得满嘴唾沫来劲头，
谁料想，轰的一声炸昏了头！
南越人民的复仇炸弹有劲头，
直炸得，美国“使馆”五层大楼歪了头，
直炸得，大楼里哭爹叫娘乱了头，
直炸得，侵略者断臂缺腿破了头，
约翰逊这小子连忙低下头，
啊！来不及了！玻璃片砍破他的前额头，
鲜血流满了高鼻头。

（白）“哎哟！我的妈呀！”

那一边总统也震得昏了头，

（白）“哈罗！哈罗！怎么没动静啊？”

咦！原来是话筒拿得倒了头。

“副大使！副大使！

你怎么说着说着断了头？”

（白）“上……上帝呀，太……可怕啦！”

这位“副大使”光顾了祷告上帝捂着头，
忘了他那总统在那头。

(白)“混蛋！还不给我说话？”

“我……我……说不了啦！”

“怎么搞的？”

“哎哟！不知我有头没有头啦……”

这就是，越南人民挥拳头，
痛打美帝死对头，
决心消灭强盗头，
强盗头，到处挨揍炸昏头！
炸——昏——头！

马 蜂 障

(对 口 快 板)

宁波市工人俱乐部创作组 王欣荣

- 甲乙** 說的是：越南南方富安省，
有条公路接省城。
- 甲** 这公路旁边靠山岭，
- 乙** 在从前，一年四季綠茵茵。
- 甲** 自从来了美国侵略者，
一片焦土血腥腥。
- 乙** 这公路是南方交通的动脉管，
美国侵略軍用它調运蟹将和虾兵。
- 甲** 这公路好比一根长絞索，
套住了美国鬼子的脖子抽得紧。

乙 游击队经常配合解放军，
打得那美伪军呼爹喊娘吓掉了魂！

甲 游击队如今乘胜在开会，
地点就在公路旁边小山洞。

乙 靠山洞剩下几棵芭蕉树，
有一棵树上坐着小机灵。

甲 他临时担任警戒哨，
监视公路看动静。

乙 看动静，他专心，
恨不能为父母报仇消灭美国兵！

甲 他正在朝着四周仔细望，
忽然间，头顶上响起了一阵嗡嗡声——

乙 (白)是什么呀？

甲 (白)是一群马蜂。

乙 (白)噢，是一群马蜂。哎，那马蜂是什么？

甲 (白)马蜂嘛……它和黄蜂差不多，螫起人来可真厉害，钉住不放。
小机灵，他看见树上好几个马蜂窝，
赤溜溜，高兴得滑下树来就往山洞奔。

乙 他冲着游击队长嘍哩呱啦說一陣，
众隊員，齊夸小鬼真聰明。

你若問：“小机灵究竟說什么？”

甲 請你慢慢听咱們說分明。

咱再說离这儿不远省城里，
就是美軍的大本營。

乙 大本營里有个美国少校顧問官，
比特斯就是他的名。

甲 (白)什么，什么？他叫什么？

乙 (白)叫比特斯。

甲 (白)必得死？不錯，他是必得死！

乙 这小子鷹勾鼻子骷髏眼，
奸淫燒杀豺狼性。

他为打通公路想毒計，
接連派出了两个連的美国兵。

甲 哪知道，只見出去不見人回来，
到中午，就剩下一条軍犬逃回營。

乙 比特斯一見心头恼，
打电話調来伪軍一个營。

拼拼凑凑带去几十个美国兵，
一路上叫伪军引路冲前阵。

甲 这真是临死还拉个垫背的，
鬼顾问倒有一套逃命的鬼办法和鬼本领！

乙 伪军们走在前面紧嘀咕，
嘴里边哭爹骂娘不干净：

（白）“你他妈的！

碰见地雷你叫我们趟，
飞来子弹你让我们顶，
必得死，你死你就死吧，
你何必拉住我们来念葬经。”

甲 伪军们拖拖拉拉走得慢，
就好比送葬一样慢腾腾。
每走一步心直跳，
学了个螃蟹走路横着行……

乙 咱再说，那芭蕉树上的小机灵，
敌人过来他看得清。

甲 他望见美伪军磨磨蹭蹭在过来，
一摇三摆慢腾腾。

乙 小机灵，打手势通知埋伏的游击队，
脖子上挂着望远镜；

甲 只见他，赤溜儿一下滑下树，
轱辘轱辘，朝着树丛里面滚；

乙 只见他，滚去又滚来，
爬上树，将马蜂窝的包裹一个一个扎树身；

甲 只见他，把包袱布轻轻来打开，
又在那马蜂窝上面拴了绳，

乙 然后将一根根绳子牵在手，
“蹭”一声，跳下了树就不见人。

甲 这时候，敌人一步三寸来靠近，
三步两退怕送命，

乙 比特斯眼看四周很寂静，
壮了壮胆子在伪军后面跟。

甲 另一个美军捂着胸口透不出气：
“哎呀，我的心脏怎么不跳动？”

乙 (白)吓的！

甲 小机灵钻在树丛中，
眼看敌人来站定，

比特斯正好坐在树底下，
旁边还有美国鬼子一大群。

乙 他咬紧牙关用足劲，
躲在那树丛之中拉着一把绳。

甲 (白)喂，你慢点说！我先问你：他拉一把绳子干什么？

乙 (白)咦！就是拉那些马蜂窝呀！

甲 (白)那他拉那马蜂窝干什么哪？你没有说呀！

乙 其实不说也分明，
小机灵的脑筋动得灵，
马蜂窝全部搬树上，
他用绳子扎树身；

甲 哎，究竟为什么这样做？

乙 为了让马蜂狠狠刺那些美国兵。

甲 (白)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乙 所以说，小机灵，
人虽小，很聪明，
只见他咬紧牙关用足劲，

在拉那牵在树丛之中的一把绳。

甲 这边小机灵一拉绳，
那边的马蜂一群一群一群一群齐出动，
一霎那马蜂全都飞出了窝，
不断发出嗡嗡声。

乙 比特斯听到天上一阵嗡嗡响，
啊！这声音来得奇怪，而且越来越响越靠近。

“莫非是越南人民军的飞机来袭击，
不，大约是我们的直升飞机来接应。”

甲 这小子想得还挺如意哪！
忽然间，“哎呀”一声直叫痛，

乙 比特斯捂着鼻子直转圈，
真好象，掉了头的大苍蝇。

甲 鬼子看了弄不清：
“莫非是比特斯起了羊癫疯？”

乙 说时迟，那时快，
又有几个鬼子肿得象灯笼。

甲 比特斯一看明白了：